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黄氏日抄卷二十八

宋 黄震 撰

讀禮記十五

大學第四十二

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遂以大學為稱首然其詮次皆與記禮元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

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至晦庵先生定為大學章句亦與程氏微不同自脩身一章以後程氏無移易者今悉仍舊而今舉世之所誦習者惟章句也謹先鈔記禮本文以存古昔然後抄章句於其後以便誦習云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

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亾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

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

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禮記元本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

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歳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

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凡古昔盛世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

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説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没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来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

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髙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説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於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

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

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

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

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賛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

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

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

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則又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

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

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巳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巳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

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静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或問此章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徳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盖明徳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

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来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此章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盖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

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

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强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所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强以誠

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

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

止之序也

或問此章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偏矣身無不偏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

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愚按晦庵之說既行異端之辯交起皆所不問惟以格物為格去外物其說本於大賢溫公或者宗之以格鬬為證後學不能無疑愚謂格之義皆至也格于皇天上至於天也格汝舜舜來至於前也七旬有苗格有苗至于中國也惟先格王先王有極至之德也若格鬬云者亦正以兩人親手而鬬彼此擊刺皆至其身非有間隔其間故謂之格安得以格鬬為格去外物之證哉若曰格去外物當用間隔不當用感格之格武夷胡氏既以格格為格式廬陵胡氏又以格有三義謹按格式之格亦以法制於是而極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一以論語有恥且格為證不思格乃感格與吾無間隔是亦至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右經一章葢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

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巳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本誤在没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鼔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

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語錄曰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或問謂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

詩小雅綿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緼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石玉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

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徳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徳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

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止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或問謂此章之下有闕文焉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愚按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庵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功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矣首章明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正係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

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讀為黶

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趙氏纂疏曰語録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意不可謂人不知人曉然若見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盖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盖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

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禀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

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懵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

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説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

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

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茍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懥勅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

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葢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

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内而脩身也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唯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

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彦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

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以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纂疏曰詩傳曰宜者和順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

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其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徳為外以財為内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刦奪之教也葢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内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徳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

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孤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介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巳治人之術發巳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葢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吕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氷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或問何以言絜矩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語錄曰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真氏曰度謂以尺之長短絜謂以帶之小大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强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

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正方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愚按此章惟絜矩之說與先儒不同而其義方精故備錄如此趙氏纂疏曰真氏曰矩曲尺也又按彼為善之疑有闕文愚意彼指用小人者言之也善之謂利為有益善其說而行之也文意似亦自全

右皆晦庵章句也晦庵嘗云大學章句次序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

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又云或問乃注脚亦不必深理會今愚所抄故全以章句至或問則斟酌其說而間附之然詳說將以反約也由或問而反之章句由章句而反之正文此晦庵本心也晦庵嘗令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又言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凡今所抄章句雖分一經十傳而逐句逐節之下各有注釋惟初讀時各於其下詳之既已熟讀之後合淨寫正文

惟於兩章相接處分之以便玩味凡皆全祖晦庵先生說也致知一章則參用董丞相之說移置本經元文以足之以試觀其合與否爾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此三者大學之綱領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八者大學之條目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覆說上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在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在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諠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致知格物此用近世董丞相就經文易置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黄氏日抄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謡

黄氏日抄卷二十九

宋　黄震　撰

讀禮記十六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故

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長丁丈反冠古亂反見賢遍反摯音至

國本國以禮為本也酌而無酬酢曰醮户西為客位

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玄冠玄端

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黄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着玄端異於朝服也 鄭氏 孔氏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

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與音餘

嘉事嘉禮也冠屬嘉禮不敢擅謂行於廟鄭氏孔氏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此言婚禮之始娶妻以昏為期故曰昏禮納采者始

納采擇之禮問名者問其母姓名儀禮疏以為問其女始生時日月之名晦庵以為未詳孰是納吉者男家得吉卜以告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請期者請成昏禮之期也與親迎凡六禮命謂壻家之命主人聽之於廟孔氏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

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迎魚敬反巹音謹酳音俏

此言親迎之禮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女之父筵几於廟以敵禮待之奠鴈禮畢親受婦於其父母婦升車之時壻授婦以綏御婦車之輪三匝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導之歸共牢而食者共一牲牢而食不使尊卑有殊也合巹而酳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其一以酳酳者食畢飲酒演安其氣

也孔氏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别彼列反

此言成昏之禮因明昏禮為諸禮之本孔氏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

腶脩以見贄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笲音煩又皮彥反腶丁亂反

贊相禮者也笲器名以葦若竹為之奠酬者舅姑與婦相為酬酢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當丁浪反委於偽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

當猶稱也鄭氏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祖女所出之祖公君宗室宗子之家孔氏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

服而脩六宫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適直革反見賢遍反蕩徒浪反資音咨與齊同

適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鄭氏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盥音管觶之豉反）

庠鄉學也揚舉也觶酒角也盥洗揚觶者盥手洗爵揮揚其觶以致絜而酬賓也拜至者升堂之後主人拜賓之至也拜洗者賓拜主人之洗爵也拜受者賓

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既者飲酒既盡賔主皆拜也鄭氏孔氏吕氏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户之間賔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賔也上共如字下共音恭

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户之東在賔主間酒雖主人所設賔亦以酢主

人故示賔主共有此尊也玄酒水也水北方為玄以黑黍和於水而為之故曰玄酒羞出自東房主人致味以養賔也榮屋翼也即今之摶風洗者承盥洗之器洗當東榮主人致絜以事賔也鄭氏

呂氏

賔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賔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

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賔故坐賔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賔賔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音遵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賔主有事爼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介輔賔僎輔主三賔賔介與衆賔之長四面之坐即

賔主介僎聖通也術藝也得身得之於身也孔氏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甞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啐七內反

祭者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祭薦者賔祭主人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又祭酒也嚌肺者取俎上

之肺嚌齒之所以甞主人之味也啐酒者飲主人酒而啐之入口成主人之禮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末卒觶致實謂致盡其觶中所實之酒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啐酒獻賔之觴也卒觶酬賔之時也禮謂敬也財謂食也啐於席末不於席之正者明是席之正在於行禮不可以飲食瀆也是貴敬而賤食卒爵於西階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

以成飲食之禮不可以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

孔氏呂氏方氏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尊長尊敬長上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賔及介而衆賔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賔及介而衆賔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賔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別彼列反省所幸反殺色戒反

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其事甚易也速召也省者速賔之禮繁及速介則省也殺

者衆賓之禮比之介又殺也升而受爵坐而祭立而

飲不酢而即降其殺如此蓋賓衆恐禮而煩則亂也

用鄭氏補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樂正也升歌三終謂升堂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獻工也笙入三終者

吹笙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也工告樂備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揚觶者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乃立司正者將留賔旅酬恐有懈怠故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也今按鹿鳴即今日燕飲之事所以蕆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賔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

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者歌樂俱作三終者二南各三終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孔氏晦庵程氏

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

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說猶脫屨朝之朝直遥反莫音暮

旅酬至於以水沃盥洗爵之人是弟長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至此徹俎之後乃脫屨升堂而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筭爵也脩舉也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既朝乃飲先夕而罷也節文終遂者自始至終皆有節文也孔氏方氏馬氏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

月立三賔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致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亨普萌反

此皆記者覆說上文亨狗於東方覆說羞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水在洗西覆說洗當東榮也尊有玄酒亦覆上文也孔氏

賔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

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愁讀為揫

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揫揫斂也介間也介賓

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此章總明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孔氏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

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故有大

射鄉射以明君臣長幼呂氏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故賔射之的謂之

正欲明射者內志須正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

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射以樂歌為節所謂節比於樂也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詩下文云曾孫侯氏者也清江

劉氏謂原壤所歌貍首之班然者是其章首或曰篆文貍似鵲首似巢即鵲巢也未知然否騶虞官養六畜虞山澤之官阜蕃鳥獸草木故云官備 孔氏 馬氏 呂氏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

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

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

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數色角反比毗志反

中丁仲反與音預

孔氏曰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

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方氏曰射者士也貢士者

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

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呂氏曰古之選士必以射者非專事於射也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固以德進言揚選也天子又試于射宮而進退之將以考諸侯所選之中否而從之有賞罰也射者男子之事也男子之事必有志於四方禦侮扞難則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生士不能射則辭以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禮射則容體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不能也非動容閑習則不能

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由此觀之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徳行則先王選士之旨微矣集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詩貍首之詩也曾孫謂世為諸侯侯氏謂旁出於天子故以氏言也四正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正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所謂正鵠之正也用孔氏方氏陸氏集○鄭以四正為正爵四行獻賔獻公獻卿獻大夫將射先燕飲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

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葢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葢勤有存者矍俱縛反相息亮反賁音奮旄與耄同勤與僅同

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觀者如堵牆言其衆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為司馬之時葢方燕之時名司正及射之時名司馬也賁僨也猶敗覆也公罔姓也裘名也之發聲也序姓點名也陸德明以者不為

句嚴陵方氏用之云有如此者否蓋問詞也鄭氏以者字屬上句以不在𦊆位為句藍田呂氏釋之曰不在此位也者疑詞也蓋言在此位也衆所會聚簡别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蓋不在此位云者問之之辭也山陰陸氏曰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不在此位位指不勝而飲觶之位也聞公罔之裘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

勝而先去也故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中公罔之裘揚觶蓋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旝之此當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愚按此章惟不在此位一句難曉蓋射以序賢今反謂賢者不在此位故謹備録三說如右然惟山陰陸氏之說於本文為順○觀者如堵牆以孔子之射故來者如

是之多方其來而未入故先使子路延以弓矢而誓之賁軍之將非勇亡國之大夫非忠搭其親而為人後者非孝聞其誓而不敢入者去已半賔既入又使公罔之裘預揚未用之罰爵反其詞以善諷之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其立德有如此者不在此飲罰爵之位也於是自揣無其德而不能保其必勝者去者又半然公罔裘之言猶畧而處於圃者猶多也序點繼又揚觶而諷之曰好學不

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其成德有如此者不在此飲罰爵之位也如是自揣德不稱而不能保其必勝者盡去其存而預於射者僅有耳方其始來觀者如堵牆慕德者衆無遠不至也其後預射者乃僅存畏威之深有言必信也未入延以弓矢本示以將射之禮反直其辭以拒不賢者使不得入既入語以揚觶本示以射不勝之罰反善其辭以諷賢而未至者使不敢留先後緩急之宜呼吸變化之妙雖一射之

頃而所以綏來動和者可占矣補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射食亦反

孔氏曰以為父鵠者謂射時身為人父者則念之云

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父故為人之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及君臣皆然晦庵曰射中則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若有羿之能又何以别恐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集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

進爵絀地是也

澤在野取其寬閒謂澤為擇記者之言耳他多類此

補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男子生設弧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鄭氏孔氏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求反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已而已射者有似於此故曰仁之道晦庵曰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集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聲謂樂節也何以射謂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謂何以能聽此樂與射中相合也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難矣循聲而發不失正鵠射中與樂節相會惟賢者乃能是難也孔氏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七對反帷卒伍之卒如字正音征

卒讀為倅副也謂諸子副代其父者也司馬弗正謂屬庶子官司馬弗征賦之也游卒游逸而為副貳庶

子之未仕者也孔氏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鄉許亮反適音敵

定位定羣臣之位也莫敢適莫敢與君為敵也宰夫

主饍食之官天子使宰夫為主以代獻賔也不以公卿為賔而以大夫為賔謂公卿尊矣復以為賔則尊與君太迫近故以大夫為賔大夫位卑無嫌也鄭氏孔氏君舉旅於賔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

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道音導

此明君臣上下相報之義孔說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差初佳反

小卿下卿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賔賔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賔賔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賔賔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公立卒觶賔乃受

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自此凡旅酬皆以徧而止孔氏

聘義第四十八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

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竟音境勞去聲

介所以傳達賔主之命爵有貴賤則介有多寡故曰以明貴賤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質者對也與之正相當也使臣不敢與主君亢禮故曰弗敢質一說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故曰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傳命入

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賓所以敬主也士迎于竟大夫勞于郊君親拜迎而廟受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相敬讓如此此鄰國所以不相侵陵而兵不興也孔氏呂氏方氏陸氏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

介也卿為上擯迎接賔客大夫為承擯承副上擯士為紹擯繼續承擯君親禮賔親執醴以禮之也賔私面私覿者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為私面私以已禮覿主國之君為私覿也牲殺曰饔生曰餼半圭曰璋賄以貨言贈以送言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則兼酒食而燕樂之也君親禮賔賔私面私覿以至饗食燕所以明賔客之義還圭璋致饔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孔氏呂氏方氏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必履反

聘而誤謂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孔氏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君子以玉比德故聘禮執圭璋致命以達其君之信

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隂陽之義也其圭璋則典瑞所謂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者也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皆加於束帛既饗之後以圭璋禮之重也故以本物還之以璧琮饗幣財之輕也故受之而更以他物贈之所謂輕財而重禮呂氏孔氏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

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乘繩證反

積猶委積之積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五牢謂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每牢具牛羊豕也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飪腥矣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

食於食惟一於饗至再於燕與時賜無數厚重禮也
不能均者均猶皆也言常時用財豊殺隨時不能皆
如此其厚獨於聘禮則厚也用孔氏呂氏方氏補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
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
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

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

治而國安也乾音干

此因聘義而兼射義以推演其說補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碈武巾反知音智劌九衛反詘其勿反

碈石似玉或作玟縝緻也栗堅貌廉稜也劌利傷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凡金聲始洪終殺玉聲始終若一其終詘然謂其無衰殺之漸所謂玉振終條理也瑕玉病瑜玉中美也孚尹旁達未詳鄭氏以孚讀為浮尹讀為筠云浮筠者玉之采色義既無據恐未必然山陰陸氏云孚信也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言玉

堅貞之德外信達也此於字義近之特達者謂璧琮必有幣以將之圭璋特達而已不用藉幣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詩秦風小戎之篇鄭氏孔氏呂氏陸氏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

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訾音紫毀也

四制謂喪服之中有以恩制義制節制權制四者之別賈氏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斷丁亂反

此明恩制義制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苴七餘反

此明節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

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徒盬反今又如字袒徒旱反

此明權制父在為母一也有杖乃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　杖本扶病而曰爵者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為之服者病必重故曰爵也言為爵者設也三日

授子杖者子恩深病速故授杖早其餘以次而遲也

擔鄭云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者也吕氏云恐止

音擔謂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杖以輔病未

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子雖居喪未能至於病故不

杖也三日五日七日授杖不同者為君喪而服之者

衆也不言而事行者謂天子諸侯扶而起者以病而

貴重故杖而又扶之以人也言而后事行謂大夫士

杖而起者病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謂庶民面垢而已

者居喪而又勞苦不敢至病恐以毀滅性也秃者無髮故不髽傴者露膞可憎故不袒跛者脚蹇難躍故不踊老病者須有養故不止酒肉子於父母貴賤情同情難直遂其為禮之不同如此故曰權制或以父在為母屬上文而以授杖不同為權制之一用鄭氏孔氏補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者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

練冠三年而祥比終兹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諒闇謂信默也此覆明前四制之中節制之義也三節者初喪至三月一也練二也祥三也